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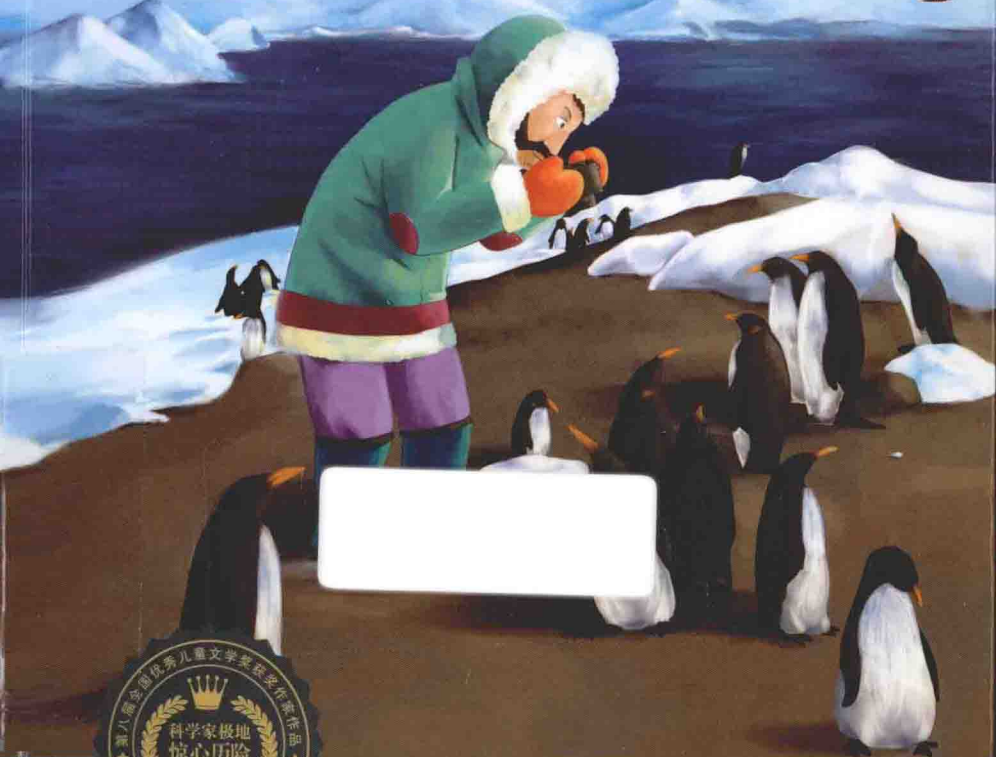
第八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获奖作家作品



惊魂冰川之巅



位梦华◎著



央视著名主持人 **毕福剑** 倾情推荐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
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

科学家极地惊心历险丛书

惊魂冰川之巅

JING HUN BING CHUAN ZHI DIAN



位梦华◎著

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

© 位梦华 2014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惊魂冰川之巅 / 位梦华著. —沈阳: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4. 4

(科学家极地惊心历险丛书)

ISBN 978-7-5315-6244-3

I. ①惊… II. ①位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中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29271 号

出版发行: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(集团) 股份有限公司
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

出版人: 许科甲

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

邮编: 110003

发行 (销售) 部电话: 024 — 23284265

总编室电话: 024 — 23284269

E-mail: lnse@mail.lnpgc.com.cn

http://www.lnse.com

承印厂: 无锡轻工大学印刷厂

总策划: 一鸣文化

责任编辑: 谢竞远 惠春鹏 武海山

责任校对: 贺婷莉

统筹: 蒋正萍 胡友华 何寿平 徐在群

封面设计: 龚静雅

版式设计: 尹航 闻超

责任印制: 王守志

幅面尺寸: 142mm×210mm

印张: 5 字数: 89 千字

插页: 4

出版时间: 2014 年 4 月第 1 版

印刷时间: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 ~ 20000
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5315-6244-3

定价: 18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序

全国的大观众、小观众都喜欢称呼我“老毕”，或者“毕姥爷”，有一个人却总喊我“小毕”，他就是中国首次远征北极点科学考察队总领队位梦华老师。位老师是我的生死之交，而且年龄比我大得多，所以他有这个资格。

1995年5月，我作为中央电视台记者，跟随中国首次远征北极点科学考察队进入北极中心地区，经过出生入死、艰苦卓绝、日夜兼程、履冰卧雪的长途跋涉，最终到达了北极点。途中我几次遇到生命危险，也几次救过别人的命。有一次，正是位梦华老师，把我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。

人生能有几次搏？北极冰刀斩风雪。北极的经历，使我终生难忘，刻骨铭心，梦牵魂系，受益匪浅。

后来，我开始主持《星光大道》（最初称为《梦想剧场》）栏目。位老师继续他的北极考察。上次在北京电视台做节目，我们重新相遇。热烈拥抱之后，又回忆起当年的岁月。我被冻哭的镜头，又呈现在全国观众的面前，虽然有点难堪和窘迫，那却是当时真实的我。

那时，整个团队只有两个人蓄着大胡子，一个是位梦华老师，还有一个就是我。我那时的胡子，拿今天流行点儿的词，应该叫作“行为艺术”。位老师的大胡子，却是为征服北极点而专门蓄起来的。正因为他摇旗呐喊，奔走呼吁，才促成了中国人徒步进军北极点的科学考察，结束了中国人在北极点以外徘徊的历史。

位梦华老师一进南极，九进北极，对地球两极情有独钟。他把在两极考察的见闻和经历以及两极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知识，著书立说，惠及广大民众，特别是青少年，希望让更多的人了解地球，认识两极，树立全球观念和环境意识，培养他们勇于探索、敢于登攀的科学精神。

我也很想写书，但却没有时间。为了弥补心中的缺憾，也是应位老师之托，我便不怕献丑，挥毫泼墨，为位老师的书题写了书名，以此来表达我对中国极地事业的怀念和支持。并想借此机会，赘述几句，希望大家都能来关注两极，关注我们的未来。



2014年3月于星光书画院

目 录



Chapter 1

危险之旅

- 3 遗嘱与牙齿
- 8 疯人院与候补者
- 12 洛杉矶惊魂
- 17 新西兰酒吧
- 21 最后的冲刺
- 30 天涯遇知己

Chapter 2

生死训练

- 39 生存学校
- 42 冰上训练
- 52 海角惊梦
- 65 冰山巡礼
- 69 落入陷阱
- 72 绝处逢生
- 79 上帝的秘密
- 84 毕业典礼



旷野悲欢

- 92 风里逃生
- 98 起飞的帐篷
- 101 乳白天空
- 108 冰上感恩节
- 113 企鹅来访



恐怖谷

- 118 瑞克的忧虑
- 121 飞往干谷
- 125 山崖的回应
- 130 冰湖的报复
- 133 暴风雪与恶作剧



爆炸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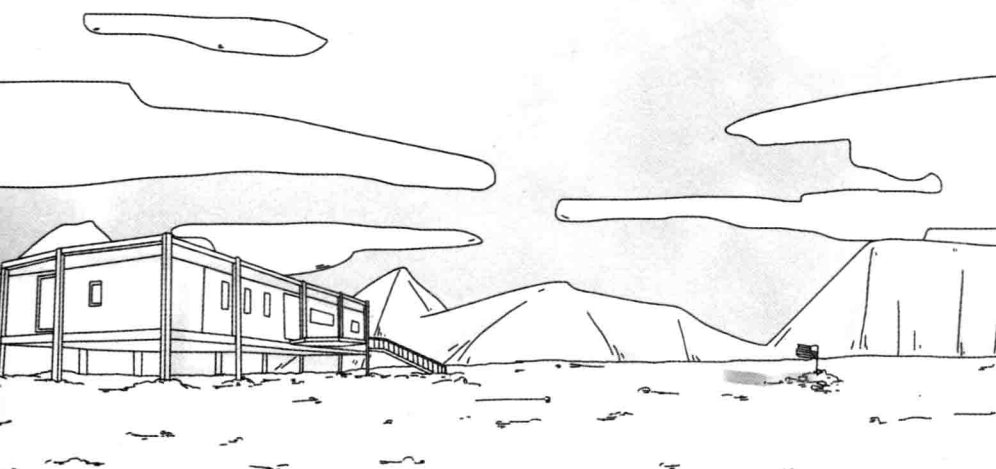
- 140 杰克与曼托
- 144 大爆炸
- 148 谁之过
- 155 企鹅送行

危險之旅

Chapter 一



小的时候，我生活在农村，活动的范围也不过方圆数十里，却经常想入非非，总想走南闯北，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。后来我学了地质，跑遍了大河上下、长江南北，到过许多地方，那时候，做梦也没有想到，有一天还能来到南极。而且，从此一发而不可收，又从南极走向了北极，不仅完成了少年时的夙愿，还大大超过了原先的预期。经历是一种资源，苦难是一笔财富。其中最难以忘怀的是那些出生入死、惊心动魄，与死神正面交锋、擦肩而过的危难时刻，以及那些刻骨铭心、艰苦卓绝，与朋友生死与共、同舟共济的艰苦岁月。至今回想起来，就像电影似的栩栩如生，令人激动不已，时时冲击着自己的心灵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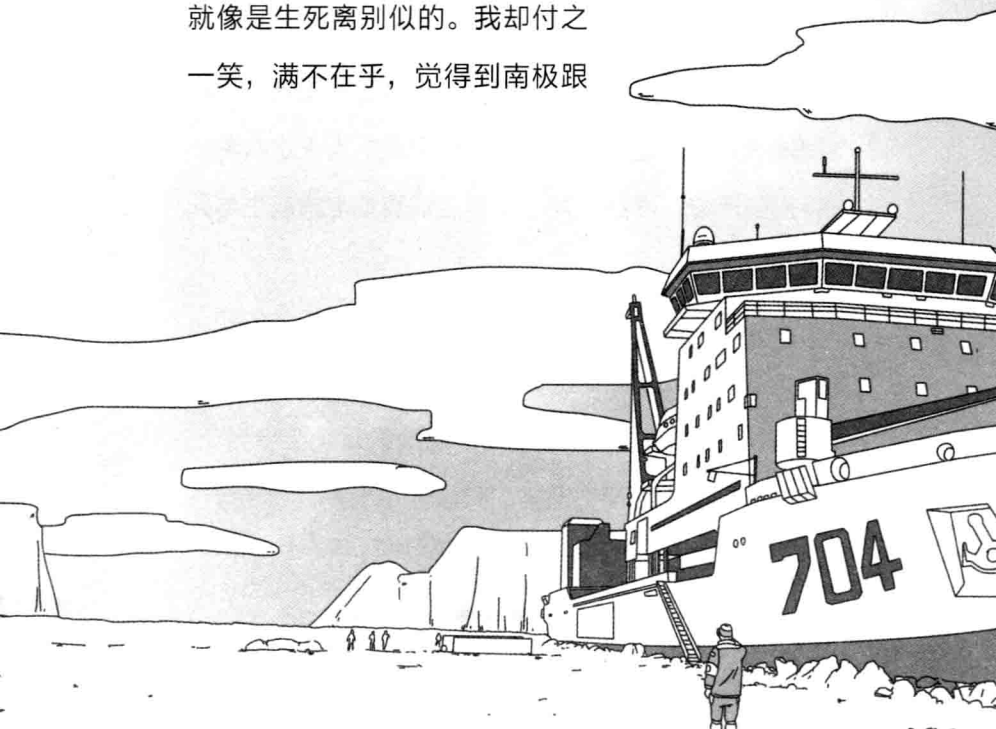


遗嘱与牙齿

人的命运是难以预料的，正因如此，算命先生才能有饭吃。

我一直活到四十多岁时，才第一次走出国门来到美国，但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还会到南极。1982年，我作为访问学者，参加一个美国科学考察小组，决定到南极去考察。那时候，我对南极还一无所知。

美国人一说到去南极，立刻谈虎色变，看得非常严重，就像是生死离别似的。我却付之一笑，满不在乎，觉得到南极跟



到别的地方一样，只不过是跑一趟野外而已，而美国人之所以如此小题大做，大概是因为他们把生命看得过于值钱的缘故。然而，随着时间的临近，周围的气氛也愈来愈凝重，在我的心理上造成了一种无形的压力。

有一天，北伊利诺大学地质系主任麦金尼斯教授把我叫了去，郑重其事地递给我一份详细的表格，上面除了声明这次去南极确系自愿的之外，还规定了如遭不幸，尸体的几种可供选择的处理办法，并要详尽地写上由谁来处理后事，与死者的关系，以及详细的地址和电话号码。他严肃地说：“你好好想一想，然后仔细地填写清楚，不用着急，过两天再给我。”

回到办公室，我细细地研读那表格，写得非常具体，有关遗体的处理提供了两种选择，一是运回国内，二是就地掩埋。直到这时，我才开始意识到，看来这次南极之行形势严峻，确非儿戏，于是便认真地考虑起生与死的问题。

人总有一死，而且只有一次，但是想到死却不知会有多少次。例如，生病的时候会想到死，痛苦的时候会想到死，困难的时候会想到死，危险的时候会想到死，愤怒的时候会想到死，沮丧的时候会想到死，遭受挫折



会想到死，蒙受冤屈会想到死，甚至看见别人死了也会想到自己的死。总而言之，死和生一样在每个人的头脑中都是会经常出现的。不过，以前我从来没有把死与法律联系在一起。但是，这一次必须认真地写好遗嘱。因为在美国，遗嘱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法律问题。

过了两天，我把表格交给了麦金尼斯先生，他看了以后，睁大了眼睛吃惊地问道：“你真的要做这样的选择吗？不是开玩笑吧？”

“不！”我严肃地摇了摇头，“如遇不幸，请将我的遗体留在南极，但不要埋在土里，而要葬在冰里，越深越好，这样我就可以在一个水晶棺材般的环境里长眠下去，让自己的灵魂得到宁静与安息。”

他笑了笑，还是不相信，两眼直直地盯着我，摇了摇头说：“你知道，我们所有的美国人，都要求把遗体运回自家的墓地，以便和自己的亲人葬在一起。”

“是的，这我可以理解。”看着他满脸狐疑的样子，我笑了，进一步解释说，“要知道，在全世界几十亿人口当中，谁能有这样的机会，将自己的尸体埋葬在南极那片纯洁的土地上呢？那里既没有污染，也没有噪音，可以安安静静地睡大觉。再过几百年，医学大大进步了，



当人们发现我时，也许还可以把我救活呢。到那时，我一定到你的墓前去拜访你。不过可惜的是，你们葬到墓地里，虽然可以和亲人在一起，但到那时却早就腐烂得面目全非，无影无踪了。”说完，我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。

麦金尼斯也笑了，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，将表格放到抽屉里，口中还念念有词：“真是疯啦！真是不可思议！”然后望着我，耸了耸肩膀说：“这不关我的事，只要你不后悔就行了。”

“请放心好了！我绝不会后悔的！”我握住他的手，接着又加上一句，“万一出了事，想后悔也来不及了。”

话虽这么说，但如果真的面对死亡，身后的事情还是需要认真地考虑考虑。所谓的“遗嘱”，首先是“遗”，然后是“嘱”。可遗的东西首先是财产，我那时的家当加在一起也不值多少钱，实际上并无财产可遗。当然，若有传家之宝或祖传秘方之类也可以遗，我却都没有，所以“遗”字也就谈不上了。至于嘱，就是说几句话，因为妻子和儿子都在北京，感情还是有的。然而，感情只对活人有用，对死者毫无意义。因此，我想来想去，最后在信中嘱道：“万一我出了事，希望家人能尽快把我忘



记，努力地去开创自己的生活。”因为我想，一人死去，众人痛哭，何故？感情所致也。但若冷静地想一想，这对死者毫无意义，而对生者却是一种折磨，正如在战场上一样，当战友牺牲了的时候，与其抱着尸体痛哭，还不如端起枪来去冲锋。

接着是检查身体。在美国，所有要去南极的人都必须做一次彻底的体格检查。因为南极考察的通信和运输是由海军负责的，所以我们几个人便专程到芝加哥的海军医院去检查身体。检查结果我完全合格，就是牙齿有点问题。医生说我牙齿上有污垢，必须来一次彻底清理。我争辩说：“有点污垢算什么？又不妨碍吃饭。”

“不行！”那个黑人医生坚决地摇了摇头说，“一是污垢很容易引起牙齿发炎，如果在南极野外牙齿发炎，吃不下东西，是很容易死人的！”说到这里，他停住了。

“还有呢？”我好奇地追问道。

“还有就是，”他耐心地解释说，“牙齿是辨认身份的重要标志。例如飞机失事，人都被烧焦了，只有靠牙齿来辨认尸体。如果牙齿上污垢太多，就会影响检验结果。”

“噢，原来如此，我明白了。”我被他说得心服口服。



为了将来能有效地辨认尸体，我专门找了一个牙医，花了一百二十二美元进行了一次彻底的牙齿清理。



疯人院与候补者

离出发的时间愈来愈近，我的身体虽然没有什么问题，但心理上的压力却愈来愈大。一天晚上，我跟房东，也是我的好朋友尼尔和白蕤聊起了去南极考察的事。他们一听大惊失色，劝我必须慎重考虑。尼尔·劳舍是地理系的教授，专门教授综合地理，对世界各地的情况特别熟悉，他以关怀的口吻告诫我说：“梦华，到了南极之后，你要特别注意保持心理上的平衡，因为那里生活单调，环境严酷，弄不好会得精神分裂症的。”

“不会吧？”我听了以后哈哈大笑，以为他是说着玩的，以前也听到过类似的劝告，我都只当是一些夸大其词、耸人听闻的宣传，并没有太往心里去。

“这是真的！”尼尔满脸严肃，认真地说。然后，他从书架上翻出了一份材料，郑重其事地递给了我，“你看看，丹麦政府每年都要派一些人到格陵兰的因纽特人聚



居区去工作，但在这些工作人员当中，每年冬天总会有数十人，因为患精神失常而被遣送回国。”

“啊？”我惊奇地望着他，“不会吧？”说着接过了那份材料，仔细地阅读起来。读着读着，心里不禁翻腾起来；暗想：丹麦人去格陵兰，距其家乡并不太远，虽然他们与因纽特人的文化背景大不相同，但毕竟还是生活和工作在人类中间。而我和几个美国人跑到南极，不仅身边没有同胞，而且连人类也极少见，再加上气候恶劣，自然条件要比北京严峻得多，我能挺得下来吗？如果去的时候高高兴兴，回来时却痴痴呆呆，变成一个神经病，岂不是一件麻烦事？想到这里，忐忑不安，确实有点害怕起来。

就在这时候，又发生了两件事，更是增加了我的精神压力。不知是故意安排，还是偶然巧合，一个周末，尼尔和白蕙带我去了一家精神病院，去看白蕙同父异母的妹妹。白蕙小时候父亲去世，母亲改嫁，继父很坏，把她赶了出来。但她却从来也没有提起过，她还有一个弱智的妹妹寄养在一家医院里。

这是我第一次到美国的精神病院，只见里面环境很好，房子漂亮，设备也很齐全。可是，进去一看，里面



的那些病人，虽然一个个痴痴呆呆、糊糊涂涂、直眉瞪眼、表情呆滞，却没有疯子。而且，有些人看上去还很友好，见了人笑眯眯的，赶快走过来打招呼。

“这里是疗养院。”白蕙往里走着，一面小声对我说，“不是疯人院，有些人还能干一点儿简单的工作，挣一点儿钱。”

“你妹妹怎么会到这里来呢？”我好奇地问。

“玛利亚从小弱智，身体又不好，不能结婚。”白蕙把嘴用手挡着，生怕被人家听到似的，对着我的耳朵悄悄地说，“我没有办法，只好花了一笔钱，把她送到了这里。”

我们拐弯抹角，尽量地躲开那些病人，来到了玛利亚的房间。玛利亚看到我们高兴极了，脸上的皱纹笑成了一朵花：“我要跟你走！”她小孩子似的扑到白蕙的怀里，“到你家去住几天。”

“好，好，我们就是来接你的。”白蕙拉着玛利亚的手，亲热地说，“这是位先生，你认识一下吧！”

“您好！”玛利亚伸过手来，“很高兴认识你！”

“您好，玛利亚！”我握着她的手，“你在这里生活得好吗？”